史料介紹／分析

「滿洲國」時期蒙古族女子學校教育：以《青旗》報記載為基礎

達　日　夫*

前　言

「滿洲國」（以下行文省略引號）統治時期(1932-1945)是內蒙古東部地區近代歷史上的特殊階段。1931 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日本佔領中國東北三省和內蒙古東部地區，1932 年通過建立滿洲國對佔領地區實行全面統治。當時，對蒙古族聚居區劃定特殊行政區域，並在滿洲國國務院設立專門管理蒙古人的行政機關——興安局（先後稱爲「興安總署」、「蒙政部」、「興安局」等）。滿洲國取消蒙古地區原有盟的建置，逐步建立興安東、南、西、北四（分）省和

* 內蒙古自治區行政學院教授、歷史學博士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省外四旗以及錦熱蒙旗。[1] 之後，興安四省之上又設立興安總省，省會設於王爺廟。本文所涉及的「東蒙古」，是指滿洲國境內蒙古族集聚的上述區域。需要說明的是，清末以來的移民開墾，使其大部分地區已成爲半農半牧區，或者純農耕區。這是東蒙古地區的地域特點和文化基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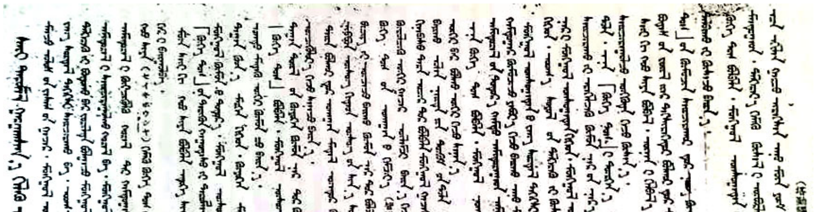
《青旗》報是由滿洲國興安局和蒙民厚生會、裕生會[2] 共同出資創辦的蒙古文綜合性刊物。青旗社設在新京（今長春），社長爲日本人菊竹實藏，主編爲日本人竹內正和蒙古

1 興安東省下轄：布特哈旗、阿榮旗、莫力達瓦旗、巴彥旗、喜札嘎爾旗，省會為布特哈旗札蘭屯，相當於今天的呼倫貝爾東部興安嶺以東地區。興安南省下轄：庫倫旗、科爾沁右翼前旗（札薩克圖旗）、科爾沁右翼中旗（圖什業圖旗）、科爾沁右翼後旗（公旗）、科爾沁左翼前旗（賓圖旗）、科爾沁左翼中旗（達爾罕旗）、科爾沁左翼後旗（博王旗）、札賚特旗、通遼縣，省會為科右前旗王爺廟（今烏蘭浩特）。相當於今天的通遼市和興安盟地區。興安西省下轄：阿魯科爾沁旗、札魯特右翼旗、札魯特左翼旗、巴林右翼旗、巴林左翼旗、克什克騰旗、奈曼旗、開魯縣、林西縣，省會為開魯，相當於今天的赤峰市及通遼市的奈曼旗和開魯縣。興安北省下轄：索倫旗、新巴爾虎左翼旗、新巴爾虎右翼旗、陳巴爾虎旗、額爾古納左翼旗、額爾古納右翼旗、海拉爾市、滿洲里市，省會為海拉爾，相當於今天呼倫貝爾市西部的興安嶺以西地區。熱河省下轄：喀喇沁左旗、喀喇沁中旗、喀喇沁右旗、翁牛特左翼旗翁牛特右翼旗、敖漢旗，省會為承德。相當於今天的翁牛特旗、喀喇沁旗、寧城縣、赤峰市區全部和承德市大部分、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縣的部分地區。錦州省下轄：土默特右旗、土默特中旗、土默特左旗，省會為錦州，相當於今天的錦州市和阜新市的部分地區。省外四旗：黑龍江省依克明安旗（今黑龍江省富裕縣）、杜爾伯特旗（今黑龍江省杜爾伯特蒙古族自治縣）、濱江省郭爾羅斯後旗（今黑龍江省肇源縣）、吉林省郭爾羅斯前旗（今吉林省前郭爾羅斯蒙古族自治縣）。

2 蒙民厚生會和蒙民裕生會，是分別由興安（各）省和外省（錦熱）各蒙旗建立的專門資助辦理促進蒙旗經濟發展和文化教育事業等社會福利事業的財團法人組織機構。

人塔欽，編輯、職員中多有蒙古族青年知識分子。該報由滿洲國圖書株式會社印刷，免費發放於各蒙旗機關、學校，並分贈境外的蒙疆地區（內蒙古西部）、華北和日本等地。發行期間爲 1941 年 1 月至 1945 年 7 月日本投降前夕。初爲週刊，後改爲旬刊；版面初爲對開 8 版，後減爲對開 4 版，所知共印行 178 號（期）。據〈發刊詞〉，該報以「爲蒙古民族全體的振興和精神文化的發展」爲宗旨。[3] 其中，蒙事新聞等欄目內容，多由各地青旗社友（即通訊員）提供。[4] 一方面，日滿勢力企圖通過該報紙宣傳殖民政策，達到讓蒙古族接受其政治體制的目的。另一方面，擔任編輯的蒙古族青年知識分子在嘗試宣傳世界先進知識和思想之際，同時尋找喚醒和挽救蒙古民族的道路。《青旗》報的具體內容也與創刊宗旨和編輯方針有關。除了與政治風雲息息相關的滿洲國國內外時事要聞外，還有關於東蒙古地區政治、經濟、

圖 1 《青旗》報發刊詞（1941 年 1 月 6 日）



3 〈發刊詞〉，《青旗》（新京），康德八年(1941) 1 月 6 日（第 1 號），第 1 版。為求統一，本文正文一律使用西元年號。

4 忒莫勒，《內蒙古舊報刊考錄(1905-1949)》（呼和浩特：遠方出版社，2010），頁 89-90。

軍事、文化、教育、宗教等重要資訊，樣樣俱全。其中大量與蒙古地區相關的記載，不僅是研究滿洲國時期蒙古歷史不可缺少的資料，更爲本文提供重要史料支撐。

本文選擇此一題目原因有三：其一，《青旗》報以婦女、女性、女子、姑娘等爲標題的文章近 200 篇，[5] 主要集中於「衛生、家庭與健康教育」和「讀者來信」欄目。在近代蒙古族婦女史研究資料極度匱乏的情況下，《青旗》報可說是不可多得的寶貴史料。其二，學術界對蒙古族近代教育的研究，已經取得許多成果並達到頗高的水準。然而，對其主要內容之一的蒙古族女子教育，尤其是滿洲國時期女子教育的研究顯得單薄，研究者甚少。其三，本文以《青旗》報的文本內容爲基礎，考察蒙古族女子學校教育（包括女子中小學教育與女子護校教育）的發展過程及其影響。試圖從一個側面展現蒙古族婦女特殊階段的歷史，從而豐富和拓展內蒙古地區近代史和婦女史研究領域。

一、東蒙古各地女子學校的建立

近代東蒙古地區女子教育，可以追溯到蒙古王公貢桑諾爾布(1871-1930)在喀喇沁右旗創辦的「毓正女子學堂」（1903年）。它不僅是東蒙古歷史上女子教育的開端，還象徵蒙古族教育邁向近代化的重要一步。往後幾十年裡，因社會制度條件的限制，以及蒙古民眾女子教育觀念的淡薄等原因，除郭道甫(1894-？)在呼倫貝爾的墨和爾圖建立的女子學堂

---

5 本文引用《青旗》文字，均為筆者漢譯。

（1915 年）和奈曼旗女子學堂（1930 年）[6] 外，女子學校在歷史記載中幾乎付之闕如。東蒙古地區蒙古族女子教育，可謂處於十分落後的狀態。

在日本人對滿洲國的政策中，蒙古族一直居於特殊地位，教育也不例外。日本殖民政權建立滿洲國後，在其境內根據蒙古人所處的地理位置及其語言、文化、經濟特點等具體情況，於 1933 年開始制定、實行〈暫行蒙古人指導方針要綱案〉。[7] 其中包括在蒙古地區逐漸推行文化設施，即普及教育和醫療衛生思想等規定。[8] 對蒙古族教育方針，除依據「全國」統一教育方針外，同時採行特殊教育政策，即「考慮到蒙古人文化程度和習慣的特殊情況，已經把合於實際生活需要的實業教育作為當務之急」。[9] 所謂特殊教育政策，就是以振興「民族精神」及「民族協和」為名義，注重事業教育和勞動教育，以培養蒙古地區產業開發服務人才為重點，最終為日本殖民統治服務。在此背景下，東蒙古女子教育的產生與發展，主要體現在各地女子學校的建立和教育體系的逐步形成等方面。

---

6 內蒙古教育志編委會編，《內蒙古教育史志資料》（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5），輯 1，冊上、下，頁 157、555。

7 白拉都格其、金海、賽航，《蒙古民族通史》（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2），卷 5 下，頁 418。

8 武強主編，《東北淪陷十四年教育史料》（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輯 1，頁 58-59。

9 內蒙古教育志編委會編，《內蒙古教育史志資料》，輯 1，冊上，頁 131。

（一）蒙古族女子初等學校教育

1.男女同校與女子教育

滿洲國建國初期，從 1933 年開始整頓學校教育，著手恢復中小學教育。1937 年，滿洲國政府公佈實行「新學制」後，學校教育分成初等教育（包括國民舍、國民學校、國民優級學校）、中等教育（包括國民高等學校和女子國民高等學校）和高等教育三個階段，以及師道教育和職業教育兩個部分。東蒙古初等學校（包括小學、私塾、義塾等）就是在此一教育政策下發展起來的。例如：1935 年興安南省科爾沁左翼三旗、科爾沁右翼三旗和六旗札賚特旗共有 116 所私塾，2,842 名學生，其中，內含 43 名女學生（科左前旗 36 人、科左後旗 7 人）。[10] 新巴爾虎左翼旗於 1935 年建立國民優級學校，1940 年開始招女生，使「巴爾虎蒙古族女孩子第一次邁入學校大門」。[11] 上述均爲男女同校性質的學校，雖然數量不多，但是招收女學生是這一時期女子教育的開端。

隨著滿洲國教育體系不斷的完善，蒙民厚生會加大力度在東蒙古各地建立學校。如 1941 年在興安南省庫倫旗滿賽艾力（艾力，意爲居民點）[12] 和蘇布日根塔拉艾力各設立一所蒙古族國民學校。當時，旗公署派遣專人到各艾力招生，宣傳蒙民厚生會資助建校的目的：啓發蒙古民族要想改變現

10 內蒙古教育志編委會編，《內蒙古教育史志資料》，輯 1，冊上，頁 68。

11 內蒙古教育叢書編委會編，《內蒙古自治區・校史選編》（呼和浩特：內蒙古教育出版社，1987），頁 72-73。

12 滿洲國時期各蒙旗實行街村制度，每旗劃分若干努圖克（區），每個努圖克劃分若干嘎查（村、屯），嘎查又分為若干艾力（居民點）。

在的落後面貌，就要發展文化教育，文化教育發展的根本在於家庭教育，家庭教育的發展要靠婦女教育的發展。當地蒙古族農牧民開始把 8、9 歲的女孩子送入學校讀書，女生人數甚至趕上男生人數。[13] 可見，女子學校要通過多形式、多渠道的社會宣傳才能解決招生問題。

2.女子國民學校的建立

據《青旗》報記載，1941 年興安北省蒙古族女子文化教育落後的原因有三：其一，蒙古地方地廣人稀，一年四季逐水草而遊牧，集中辦學困難。其二，蒙古人沒有意識到教育的重要性。其三是家長不願意讓女孩子到男女混合的學校讀書。[14] 其實，這不僅限於興安北省，而是東蒙古其他地區普遍存在的問題。雖然建立女校有種種困難和阻力，但 1941-1945 年，東蒙古各區創辦以下 4 所女子國民學校，招收興安四省、省外四旗以及錦州熱蒙旗學生。

(1)土默特旗女子國民學校。1941 年 2 月 15 日，蒙民裕生會土默特分會以「振興蒙古在於振興教育」的名義，在錦州省土默特王府附近建立一所女子國民學校。當年從旗內各艾力招收 50 多名女學生，並提供宿舍。[15]

(2)巴林右旗伊克伯興女子國民學校。1943 年 4 月，蒙

13 〈領悟時勢熱心女孩將入學〉，《青旗》，1941 年 8 月 30 日（第 24 號），第 3 版；〈庫倫旗蘇布日根塔拉艾力建立國民分校校舍已經建成〉，《青旗》，1941 年 9 月 6 日（第 25 號），第 3 版。

14 〈為教育蒙古而建立女子學校〉，《青旗》，1941 年 8 月 9 日（第 21 號），第 2 版。

15 〈以學校發展蒙古教育〉，《青旗》，1941 年 4 月 3 日（第 3 號），第 2 版。這是《青旗》首次關於女子學校的報導。

民厚生會出資在興安西省依克伯興（今赤峰市巴林右旗大板鎮）創辦國民女子學校。該校位於東大廟東側，新建的校舍和各種設施比較完善，當年招收 90 多名蒙古族女學生。[16]

(3)索倫旗南屯女子國民學校。1943 年在興安北省索倫旗南屯（今呼倫貝爾市鄂溫克旗巴顏托海鎮）創辦女子職業培訓班，從呼倫貝爾各旗招收多名蒙古族女學生。她們學習文化課程、編織機械操作技術，以及利用當地牛羊毛製作防寒用品等。[17] 當時在蒙古包裡辦學，（圖 2）顯示索倫旗南屯女子職業培訓班的學生，在蒙古包前迎接騎馬來上課的老師的情景。興安北省公署經過幾年的周折和籌備工作，終於在 1945 年建立女子國民學校，從而改變「呼倫貝爾各地女子因沒有女子學校而上學困難」[18] 的局面。

(4)陳巴爾虎旗女子國民學校。1942 年，興安北省開始實行振興教育的五年計劃，提出要在新巴爾虎左右旗（今呼倫貝爾市新巴爾虎左右旗）和陳巴爾虎旗（今呼倫貝爾盟陳巴爾虎旗）建立初等學校和女子學校。[19] 於 1945 年，在陳巴爾虎旗巴彥庫仁創辦第二女子國民學校。[20]

此外，東蒙古其他地區也陸續成立蒙古族初等女子學

16 〈女子學校於依克伯興成立〉，《青旗》，1943 年 5 月 13 日（第 101 號），第 3 版。

17 〈呼倫貝爾女子學校正在蓬勃發展〉，《青旗》，1943 年 9 月 23 日（第 114 號），第 2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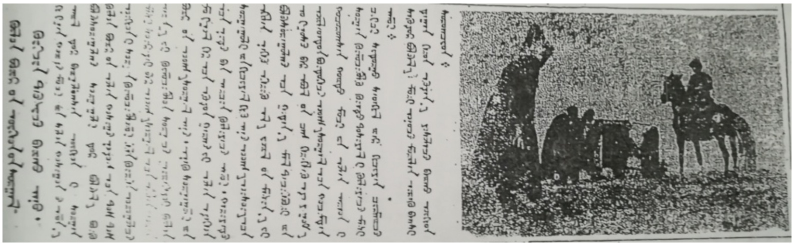
18 〈在草原上建立了女子學校〉，《青旗》，1945 年 3 月 23 日（第 168 號），第 3 版。

19 〈重視教育的策略〉，《青旗》，1941 年 9 月 6 日（第 25 號），第 2 版。

20 〈女子學校成立儀式〉，《青旗》，1945 年 7 月 23 日（第 178 號），第 2 版。

校。1939 年末，在布特哈旗、喜札嘎兒、阿榮、莫力達瓦、巴彥等旗國民優級學校讀書的女學生有 32 人。[21]

圖 2　索倫旗南屯女子職業培訓班的學生[22]



（二）蒙古族女子高等學校教育

據《青旗》報記載，1941-1945 年在東蒙古蒙旗建立以下 3 所女子國民高等學校，同樣招收興安四省、省外四旗以及錦州熱蒙旗學生學習。

1.興安女子國民高等學校

1937 年，滿洲國興安南省警備司令部，在通遼縣（今通遼市）創設興安女子學院，辦學目的是為蒙古軍官、官員培養有文化教養的賢妻良母。建校後，由於沒有自願報名上學者，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採取硬性攤派的辦法，讓各旗按指標派送學員湊齊第一期學員。[23] 該校於 1938 年遷至王爺

21　內蒙古教育志編委會編，《內蒙古教育史志資料》，輯 1，冊上，頁 146。

22　〈呼倫貝爾女子學校正在蓬勃發展〉，《青旗》，1943 年 9 月 23 日（第 114 號），第 2 版。

23　索布多，〈回顧興安女子國民高等學校建校與發展的歷程〉，索布多

廟（今烏蘭浩特），開始編班分級，校名改為「興安實業女子學校」，學制兩年，[24] 仍以推薦入學的方式招收學生。1941 年又改名為「興安女子國民高等學校」，[25] 學制三年，開始實行招生考試制度。[26] 這時該校校長由日本人黑柳秀雄擔任，教職員增加到 24 名。其中，蒙古族教師 6 名、漢族教師 4 名、日本教師 11 名，其他職員 3 名。[27] 該校校紀嚴明，從興安南省各地選拔勤奮好學、成績優秀學生。[28] 1941 年 12 月，完成三年學業的興安女子高等學校 20 多名第三屆學生畢業（見圖 3），是學生人數最多的一次。當時，這些學生被稱為「改變興安省教育落後狀態和改進興安蒙古家庭教育的引領者」，[29] 此一評價體現了興安女子高等學校在社會上的影響。

1942 年，興安女子高等學校將學制改為四年，成為一所正規的蒙古族女子中學。[30] 滿洲國教育制度要求女子高等學校以「授與家事、裁縫及手藝等科目為主」，「以養成賢妻

主編，《興安女高》（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頁 2。

24 金亮，〈興安女子國民高等學校概況〉、王貴貞口述、博迪整理，〈興安女高的由來〉，索布多主編，《興安女高》，頁 57、26。

25 〈興安女子高等學校學生正在努力學習〉，《青旗》，1941 年 4 月 14 日（第 5 號），第 3 版。

26 索布多，〈回顧興安女子國民高等學校建校與發展的歷程〉，索布多主編，《興安女高》，頁 8。

27 金亮，〈興安女子國民高等學校概況〉，索布多主編，《興安女高》，頁 57。

28 〈興安女子高等學校學生正在努力學習〉，《青旗》，1941 年 4 月 14 日（第 5 號），第 3 版。

29 〈女子高等學校第三屆學生畢業〉，《青旗》，1941 年 12 月 13 日（第 39 號），第 2 版。

30 索布多，〈回顧興安女子國民高等學校建校與發展的歷程〉，索布多主編，《興安女高》，頁 8-9。

良母，能負擔改善我國家庭生活之任務爲目的」[31] 辦學。因此，興安女子高等學校的學生也按照這個要求學習十多種科目。興安女子高等學校是滿洲國時期最早成立的一所女子高等學校，在它存在的 9 年當中，共畢業四屆學生，先後培養了 300 多名女學生，成爲東蒙古地區最有影響力的女子學校，也是在近代內蒙古地區歷史上培養蒙古族女性知識分子最多的一所學校。

圖 3 興安女子高等學校第三屆學生[32]

2.札蘭屯女子國民高等學校

1942 年 5 月，興安東省公署在札蘭屯（今呼倫貝爾市札蘭屯）成立女子國民高等學校。雖然招收女生達斡爾、蒙古族 50 餘名入學，但師資匱乏造成辦學初期的一大困難。[33] 次年，新校舍建成並舉行慶祝儀式和開學典禮，興安東省省長額爾和木巴圖、文化教育以及相關部門的眾多官員參加了開

31 武強主編，《東北淪陷十四年教育史料》，頁 64。

32 〈紀念照〉，《青旗》，1942 年 1 月 10 日（第 43 號），第 3 版。

33 〈又增加了一個高等學校，現今的女子不去上學嗎〉，《青旗》，1942 年 9 月 23 日（第 78 號），第 3 版。

學典禮。它是興安東省第一所省立女子高等學校，東蒙古地區第二所女子高等學校。[34]

3.喀喇沁中旗女子國民高等學校

1940 年，喀喇沁中旗（今赤峰市喀喇沁旗和河北省平泉縣北部）成立國民高等學校，是錦州省和熱河省唯一一所蒙古族學校。然而，這些地區的蒙古族女孩子，因當地沒有女子學校而只能到遙遠的王爺廟或其他地方讀書。鑒於這種情況，熱河省公署和蒙民裕生會決定建立蒙古族女子高等學校。1942 年 9 月 23 日，女子學校在喀喇沁中旗公府屯建成，它是繼興安南省和興安東省，在東蒙古建立的第三所蒙古族女子高等學校。[35] 該校主要招收熱河省和錦州省 9 個蒙旗的學生，由蒙民裕生會資助全部建校費用和學生費用。據《青旗》報記載，這些「女學生肩負著發展蒙古民族的文化，發展家庭教育和振興民族的重任」。[36]

綜上所述，滿洲國時期上述女子學校在學生來源、教師聘任、課程設置、新校址建設、辦學資金等方面克服種種困難，辦得有聲有色，具有比較鮮明的時代特色。從其宣導者和辦學目的來看，與日本殖民者的「滿蒙政策」一致，是爲日滿殖民統治服務。他們企圖通過創辦蒙古族女子學校來培養一批有文化、有知識的忠誠「公民」。但是這些蒙古族姑

---

34 〈札蘭屯女子高等學校開學典禮〉，《青旗》，1943 年 4 月 3 日（第 97 號），第 2 版。

35 〈第三個蒙古女子高等學校的建立〉，《青旗》，1942 年 10 月 13 日（第 80 號），第 3 版。

36 〈蒙古女子學校來年在王府成立〉，《青旗》，1941 年 11 月 1 日（第 33 號），第 3 版。

娘們，通過接受初、高等學校教育，學習科學文化知識和技能，使其便於謀自立。更重要的是，她們接受了國內外新鮮事物和現代思想，從而激發民族覺醒，開始追求蒙古民族的復興。

（三）蒙古族女子留學教育

滿洲國時期，「留學」指到外地或國外學習。[37] 1941 年，蒙民厚生會制定派遣留學生計畫並開始實施。由此，除了在當地學校學習文化知識外，還有一部分蒙古族女學生被送到哈爾濱、奉天（今瀋陽）和日本等國內外地區學習。例如，1941 年 4 月，興安北省南屯女校的日魯（15 歲）、希惠（14 歲）、銀珠（14 歲）3 名女學生考入旅順的日本女子高等學校學習；[38] 同年 6 月，陳巴爾虎旗 15 名女學生到哈爾濱蒙古女子預科培訓班學習。[39] 1941 年 7 月，興安北省新巴爾虎右旗的達希（22 歲）、蘇嘎爾（22 歲）、巴拉金（19 歲）、烏爾金（21 歲）等 4 名女學生，到哈爾濱參加爲期三個月的培訓班。[40] 同年 12 月，興安北省陳巴爾虎旗將布傑（23 歲）、浩爾勞（24 歲）、索裡亞（24 歲）等 3 名女生到哈爾濱女子高等學校學習。[41]

---

37 《滿洲國・政府公報》，1936 年 9 月 17 日（第 750 號）。

38 〈蒙古三個小女子考入日本女子高等學校〉，《青旗》，1941 年 4 月 21 日（第 6 號），第 3 版。

39 〈關於興安北省女子赴哈爾濱學習〉，《青旗》，1941 年 8 月 16 日（第 22 號），第 3 版。

40 〈新巴爾虎旗四名女生赴哈爾濱學習〉，《青旗》，1941 年 8 月 23 日（第 23 號），第 3 版。

41 〈勇敢向上的蒙古女子與熱心家鄉領導的歡送〉，《青旗》，1942 年 1 月 10 日（第 43 號），第 3 版。

與此同時，東蒙古各地區——尤其是興安女子高等學校連年派遣赴日本留學生。例如，1942 年派遣科爾沁左翼前旗的斯欽莫德格、金亮、烏雲格日勒、烏仁其其格及興安北省索倫旗的奧新吉到日本學習。[42] 同年，又派遣 6 名女學生留學日本，其中 5 人畢業於興安女子高等學校，1 人（科爾沁右翼後旗的侯惠茹）畢業於奉天同善堂助產士學校。[43]

滿洲國時期，出國留學是蒙古族女子接受教育的另一種途徑。蒙民厚生會和滿洲國派遣的留學生有所不同，前者主要是基於蒙古社會師資匱乏，缺少懂畜產、醫術等方面的人才，因此急需培養各類人才爲蒙古族社會發展服務。不論哪種專業，青年知識分子在接受現代科學文化知識及新思想的過程中，也自然把個人利益與民族的命運結合在一起，進而增強民族意識，激發民族覺醒。

（四）蒙古族女子識字班教育

近代東蒙古地區教育落後，廣大婦女長期處於文盲狀態，她們 90%以上都是文盲。[44] 當時，東蒙古地區識字教育主要是以學校爲中心，成爲學校教育的組成部分，並在正常的課堂之外增加夜校識字班等。1942 年 4 月，蒙疆聯合自治政府（內蒙古西部）主席德王(1902-1966)訪問滿洲國，捐贈一萬元給蒙民厚生會。同年 7 月 1 日，蒙民厚生會利用這筆錢創辦王爺廟（今烏蘭浩特）蒙民識字館，其中包括女子班。

42 〈女子留學將成為學習的榜樣〉，《青旗》，1942 年 4 月 4 日（第 55 號），第 3 版。

43 〈赴日本留學〉，《青旗》，1942 年 8 月 8 日（第 73 號），第 3 版。

44 胡格吉勒圖，〈序言〉，索布多主編，《興安女高》，頁 1。

該會還督促興安各省蒙旗成立分館，以推動蒙古族的啓蒙教育。與此同時，蒙古族知識分子也意識到不識字是一種無法言喻的痛苦，《青旗》報隨處可見宣傳和鼓勵識字、學習重要性的文章。例如〈文盲之苦與女性立場〉一文，特別強調婦女要正確認識讀書的重要性，同時還指出部分識字婦女要承擔教導不識字婦女的任務。[45]

二、蒙古族女子護士學校與助產士學校

針對蒙古地區醫療不發達以致疾病蔓延的現狀，東蒙古社會各界呼籲培養醫師及助產士，齊心合力挽救民族的危亡。1940 年和 1943 年，在蒙民厚生會資助之下，於王爺廟分別成立興安醫院和興安醫學院。這是在東蒙古最早成立的醫療機構和醫學院，特別是興安醫學院從東蒙古各蒙旗招收蒙古族學生。[46]

滿洲國時期，創辦護士學校的原因來自兩方面。一方面，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侵略戰爭規模擴大，爲適應戰爭需要，急於培養醫護人員。另一方面，東蒙古社會疾病蔓延，特別是梅毒、沙眼等傳染性疾病，長年爲蒙古人民帶來極大的痛苦。[47] 沙眼在興安北省更爲嚴重，到了「有一百人就有一百人得眼病」[48] 的程度。因此，順應時代要求，

---

45 〈文盲之苦與女性的立場〉，《青旗》，1941 年 7 月 19 日（第 18 號），第 4 版。

46 〈培養蒙古醫師的興安醫學院成立〉，《青旗》，1942 年 11 月 23 日（第 84 號），第 3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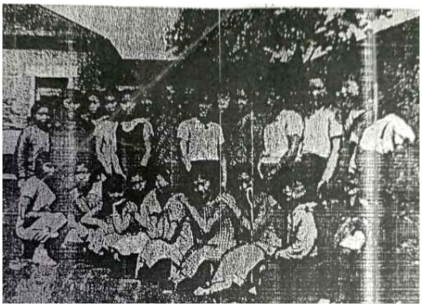
47 〈淋疾〉，《青旗》，1942 年 10 月 3 日（第 79 號），第 4 版。

48 〈索倫部眼病〉，《青旗》，1941 年 9 月 6 日（第 25 號），第 3 版。

也是爲了達到防病治病的目的，各地開始興建蒙古族女子護士與助產士學校。

（一）奉天同善堂助產士學校的蒙古族女子班

圖 4　奉天助產士學校的蒙古族女子班學生[49]



蒙民厚生會從 1940 年開始培養蒙古族醫護人員。[50] 同年，該會派遣 28 名女學生赴奉天（當時滿語、蒙古語均稱穆格登）同善堂助產士學校學習，一切費用由厚生會支付。[51] 其中，8 名女生通過三年學習，於 1942 年畢業，分別是札賚特旗 2 名、科左中旗 2 名、索倫旗 2 名，其餘 2 名爲留學日本。蒙民厚生會與她們所屬三旗商定設立旗立的助產站，並派遣她們前去工作。[52] 至 1944 年，科右前中後三旗、科左中前

49 〈立功女生的堅毅意志〉，《青旗》，1941 年 7 月 19 日（第 18 號），第 3 版。

50 內蒙古教育志編委會編，《內蒙古教育史志資料》，輯 1，冊下，頁 547。

51 〈立功女生的堅毅意志〉，《青旗》，1941 年 7 月 19 日（第 18 號），第 3 版。

52 〈三旗所在地設立厚生助產所〉，《青旗》，1942 年 8 月 15 日（第

兩旗、庫倫旗、郭爾羅斯前後兩旗、布特哈旗、索倫旗、莫力達瓦旗都建立了助產所，先後有 30 餘名畢業於奉天同善堂助產士學校的助產士在那裡工作。[53] 當時，爲改變人口稀少和文化落後的狀況，蒙古民眾寄予助產士莫大的希望。

此外，阿拉坦蘇榮、色仍桑、烏雲蘇榮等 18 名蒙古族女學生，1941 年畢業於奉天同善堂醫校，她們是東蒙古近代歷史上「蒙古族首屆醫護學校畢業生」。[54]

（二）通遼蒙古族女子護士學校和助產士學校

1.通遼蒙古族女子護士學校

1942 年 3 月，通遼軍事醫院（治安部病院）建立一所護士（看護婦）學校，從興安西省和南省招收 15 名蒙古族女學生接受培訓，目的是「說明蒙古人生活，增加蒙古族人口」。[55] 據《青旗》報刊登的招生簡章和培訓須知，當時的招生條件和入學資格爲：具有國民優級學校畢業或者同等學歷；健康狀況良好，沒有眼疾和傳染病；13-18 歲的未婚女子；主要依據學生志願錄取；提供資料包括最後學歷畢業證或學校的介紹信（在校者）、戶口本或者身分證、近期照片等等。[56] 1943 年秋天，該醫院派遣多名醫生到興安西省阿

74 號），第 3 版。

53 忒莫勒，〈偽滿蒙民厚生會始末〉，《蒙古史研究》，輯 7（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3），頁 5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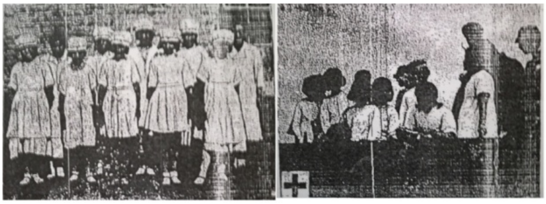
54 〈南滿洲遊記〉，《青旗》，1941 年 1 月 6 日（第 1 號），第 8 版。

55 〈蒙古族護士的培訓及生活〉，《青旗》，1942 年 7 月 11 日（第 69 號），第 3 版。

56 〈蒙古族護士培訓班招生簡章〉、〈護士培訓班須知〉，《青旗》，1942 年 1 月 17 日（第 44 號），第 3 版。

魯科爾沁旗巡迴醫療，發現醫護人員嚴重短缺的情況。因此，從當地招錄 20 多名 11-17 歲的蒙古族女學生到通遼培訓。《青旗》報記者對此讚歎道：「人口稀少、文化落後的蒙古之復興就在眼前」。[57]

圖 5 通遼蒙古族女子護士學校學生及學習情況[58]



2.通遼蒙古族女子助產士學校

1944 年 10 月，在通遼護士學校的基礎上又建立蒙古族第一所助產士學校。該校有如下特點：一是辦學宗旨在於從興安地區招募有學識和涵養的女子，通過教育使其能爲蒙古族出力，並培養家庭衛生者及下一代。二是學生來源爲國民優級學校學歷或國民高等學校在校生，共招收 16 名女學生。三是第一年教學科目有接生、製藥、看護、家政、縫織技術、地理、歷史、算數、日語、蒙古語，第二年教學科目有所改動。四是學制兩年，畢業後學生根據個人意願回鄉或成績優秀者在滿洲

57 〈通遼護士學生們的努力〉，《青旗》，1944 年 4 月 13 日（第 134 號），第 3 版。

58 〈蒙古族女子護士學校學生〉，《青旗》，1942 年 1 月 17 日（第 44 號），第 3 版。

國各醫院工作，還可以到日本留學。[59] 除此之外，據《青旗》報記載，興安總省從 1943 年開始爲招錄女子護士和助產士培訓班學生，向興安四省發出招考通知。[60] 有關其辦學具體情況，則因資料的缺乏無從深入研究。

總之，滿洲國時期的這些醫護學校主要是照搬日本學制，同時加入地方特色的學習內容，規定修業年限與必修科目，西醫教育初具規模。雖然開辦的學校和招收的學生數量不多，但爲東部蒙古地區各蒙旗培養一批重要的醫護事業人才。

三、學校教育與蒙古族女性知識分子群體的形成

前文已述，蒙古族女子學校教育的直接成果是造就一批知識女性。其中，以女子高等學校和醫護學校的學生爲主。她們接受了文化知識、科技知識和現代思想，對社會有較深刻的認識。在嚴重的民族危機面前，政治意識得到迅速昇華，並以自身實際行動積極投入其中。

（一）蒙古族女性知識分子與《青旗》報

當時，興安女子高等學校的歷屆學生安其拉樂圖、阿拉坦其木格、阿拉坦其其格、阿拉坦花兒、烏雲其木格、哈斯其木格、德力格爾瑪和吉林女子高等學校的斯琴莫德格等，

59 〈首期蒙古族護士班〉，《青旗》，1944 年 1 月 3 日（第 124 號），第 4 版。

60 〈關於興安總省護士與助產士考試〉，《青旗》，1943 年 12 月 13 日（第 122 號），第 2 版。

以及奉天助產士學校的學生，是《青旗》報主要通訊員、讀者和積極投稿者。她們所寫的文章在《青旗》報隨處可見，具體篇目如下：

各校女學生在《青旗》報刊登的文章一覽表

學校	作　者	作　　品	刊　　期
興安女子國民高等學校	金亮	〈現今蒙古女性之覺悟〉 〈趁年輕時要努力〉 〈笑話〉 〈女子留學將成為學習的榜樣〉 〈辛勤努力的意義〉 〈別友記〉 〈聖祖成吉思汗的故鄉〉	1941 年 7 月 26 日，號 19(4) 1941 年 10 月 18 日，號 31(8) 1942 年 3 月 14 日，號 52(5) 1942 年 4 月 4 日，號 55(3) 1942 年 4 月 4 日，號 55(7) 1942 年 11 月 3 日，號 82(6) 1942 年 11 月 23 日，號 84(7)
	斯琴莫德格	〈普及家庭教育〉 〈評論女性衛生〉 〈正確用錢〉 〈女性應醒悟之事〉〈女性撫慰的習慣〉	1941 年 4 月 7 日，號 4(4) 1941 年 7 月 12 日，號 17(6) 1941 年 9 月 20 日，號 27(6) 1941 年 12 月 20 日，號 40(4)
	哈森其木格	〈蒙古族家庭以學習文化為宗旨〉 〈婦女教育〉 〈時局之我見〉 〈阿方之南島海故事〉	1941 年 4 月 14 日，號 5(6) 1941 年 4 月 21 日，號 6(7) 1941 年 10 月 18 日，號 31(4) 1942 年 1 月 10 日，號 43(8)
	阿拉坦其其格	〈評論家庭教育〉 〈論當今蒙古民族現狀〉 〈女性之義務〉 〈論衛生〉 〈女性在軍營的義務勞動〉	1941 年 4 月 21 日，號 6(7) 1941 年 7 月 19 日，號 18(7) 1942 年 3 月 1 日，號 50(4) 1941 年 11 月 15 日，號 35(4) 1942 年 6 月 13 日，號 19(4)
	烏達巴拉其其格	〈蒙古青年要堅持修身〉 〈父母對兒女的教育〉〈女性教育〉 〈考試之感〉	1941 年 10 月 25 日，號 32(6) 1942 年 2 月 14 日，號 48(4) 1942 年 9 月 13 日，號 77(7)
	阿拉坦其木格	〈當今女性之覺醒〉 〈識字之意義〉 〈勤奮詩〉 〈月夜〉	1941 年 7 月 12 日號，17(7) 1941 年 10 月 4 日，號 29(6) 1942 年 1 月 3 日，號 42(7) 1945 年 2 月 3 日，號 163(4）
	額爾頓其木格	〈蒙古女子應重視之修養〉	1941 年 7 月 12 日，號 17(4)
	敖敦格日樂	〈讀青旗之心得〉 〈女性應遵守的規範〉 〈孕期注意事項〉	1941 年 8 月 23 日，號 23(4) 1941 年 11 月 1 日，號 33(4) 1942 年 10 月 3 日，號 79(4)

	德力格爾瑪	〈改進家庭教育〉 〈關於家庭衛生之我見〉 〈發揚蒙古族文化〉	1941 年 4 月 14 日，號 5(6） 1941 年 12 月 6 日，號 38(4) 1941 年 6 月 28 日，號 15(5)
	格根哈斯	〈重視農業〉 〈秋天的日記〉 〈關於鍛煉身體〉	1941 年 11 月 15 日，號 35(6) 1942 年 11 月 3 日，號 82(6) 1941 年 7 月 26 日，號 19(4)
	薩仁高娃	〈論孝〉 〈重視女性教育〉	1941 年 8 月 2 日，號 20(7) 1942 年 6 月 13 日，號 65(6)
	烏雲格日樂	〈思故鄉〉	1945 年 5 月 23 日，號 173(4)
	阿拉坦花爾	〈蒙古族女性今後的覺悟〉	1941 年 4 月 21 日，號 6(7)
	如樂瑪	〈我們青年的義務〉	1943 年 11 月 3 日，號 118(4)
	阿其拉樂圖	〈不能遺棄自己民族的文字〉	1941 年 5 月 31 日，號 11(6)
	薩仁其其格	〈青年女子之任務〉	1941 年 10 月 4 日，號 29(7)
醫護學校	額爾很其其格	〈強健身體的幾點建議〉	1941 年 6 月 7 日，號 12(6)
	阿拉坦其其格等	〈舊習俗下的婚姻，可憐的女子尋短見〉	1941 年 6 月 7 日，號 12(6)
	斯琴嘎如迪	同上	同上
	娜仁格日勒	〈關於日滿親近關係〉	1942 年 4 月 11 日，號 56(7)
其他	娜仁其其格	〈喚醒蒙古姑娘〉	1941 年 1 月 13 日，號 2(6)
	色瑪	〈婦女教育〉	1942 年 6 月 13 日，號 65(6)
	仁欽莫得格	〈小學教師的缺乏阻礙了蒙古民族的發展〉	1941 年 11 月 1 日，號 33(6）

統計顯示，滿洲國時期是蒙古族女性文論非凡發展的一個時期，也可以被認定是接受近代教育的結果。得到當時興安南省省長博彥滿都[61]的稱讚，「王爺廟女子學校學生刊登在青旗報的每一篇文章都很好」，這是讓他慶幸敬仰的事情之一。[62]

---

[61] 博彥滿都(1894-1980)，哲理木盟科爾沁左翼前旗（今遼寧省康平縣）人。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後，參加內蒙古民族自治運動，1949 年後任內蒙古自治區政府參事室主任。

[62] 博彥滿都，〈我所慶幸敬仰的幾件事〉，《青旗》，1941 年 12 月 6

（二）知識女性的主要思想傾向

通過她們的文章題目、內容，可以清晰地看到當時蒙古社會的狀況及主要思想，即挽救民族和振興民族。其具體內容涵蓋社會的各個角落和層面，可以概括爲以下幾點：

1.期望蒙古民族的復興。這一時期女性知識分子的文章與大多數《青旗》報文章，都有個共同點，那就是首先稱讚成吉思汗時期蒙古民族的輝煌歷史，然後探討蒙古民族衰退的原因，甚至談到民族的存亡。同時，對導致這種後果的原因進行分析，並且對蒙古族的發展提出不同的觀點。她們認爲，外部原因主要是清朝和民國政府長期統治；內部原因則與蒙古人自身有關。例如〈蒙古女子應重視的問題〉、〈現今蒙古女性之覺悟〉等文章，主要探討女性與民族興旺的關連，以及讀書與民族繁榮的關係。

2.激勵蒙古族女性進步。〈趁年輕時要努力〉、〈當今女性之覺醒〉、〈學習的意義〉等文章中，用「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一年之計在於春，一天之計在於晨」等名言，鼓勵人們趁年輕好好學習，號召大家爲民族的未來而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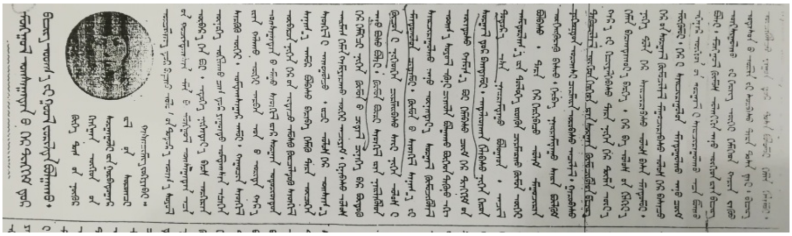
3.提倡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普及家庭教育〉、〈評論家庭教育〉、〈蒙古族家庭以學習文化爲宗旨〉等文章，從母親與家庭、家庭與教育、教育與民族的關係角度出發，提出母親的教育是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等一切教育基礎的觀點。此外，〈喚醒蒙古姑娘〉以成吉思汗(1162-1227)的母親訶額倫(？-1208)爲例，說明女性肩負著培養將來國民的重任。但另一方面，當時這些蒙古族女性尚未能擺脫封建

日（第 38 號），第 2 版。

倫理觀念中，以「賢妻良母」爲宗旨的女子教育思想的束縛。

4.提倡男女平等和婣婚戀愛的自由。蒙古族女性知識分子的文章，例如〈因舊習俗下婚姻，可憐的女子尋短見〉等作品，都集中反映婦女在婚姻、家庭中追求的男女平等思想。其中，主張改變舊習俗與提倡婚姻自由成爲核心內容，這些觀念使社會上的風俗習慣也隨之發生變化。

圖 6 《青旗》報文章：〈蒙古族家庭以學習文化為宗旨〉



5.表達對日本和滿洲國的感恩心情。〈蒙古女子今後的覺悟〉、〈關於日滿親近關係〉等文章是典型代表。前者談到，「興安嶺周圍的我們蒙古族，得到友好日本的援助，成爲滿洲國五族的一員，就像從黑暗中走向光明，文化教育日益發展，生活變爲逐步走向富裕」。[63] 後者把日滿比喻成「鳥兒離不開森林、魚兒離不開水」的關係等，表現出明顯的親日傾向，反映日本殖民文化統治下的歷史局限和特殊時期的時代特徵。

63 〈蒙古女性今後的覺醒〉，《青旗》，1941 年 4 月 21 日（第 6 號），第 7 版。

結　語

本文以《青旗》報記載為基礎，分析和考察滿洲國時期內蒙古東部地區蒙古族女子學校教育的產生、發展及其影響。雖屬個案，卻是當時一批蒙古族知識女性走向社會、直面歷史的縮影。

首先，從新聞媒體的角度論，《青旗》報在喚醒蒙古族女性並推動其接受近代文化和科技（醫護）知識的過程中，發揮積極作用。從殖民地報刊的角度講，《青旗》報是為日滿殖民統治和宣傳教育服務的工具，對女性讀者和作者也產生了消極作用。無論從哪一方面看，《青旗》報都是歷史的見證者，較眞實地反映滿洲國時期蒙古族婦女與其所處社會的狀況。因此，《青旗》報以它的知識性、啓蒙性，不僅影響當時的蒙古族年輕一代，還以它的資料性和眞實性在近代蒙古史研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其次，滿洲國時期在東蒙古地區創辦的女子學校，主觀上是為日本殖民主義服務；但在客觀上，這些學校又有其明顯的積極意義。一是它開創近代蒙古族普及性女子教育的先河，讓廣大蒙古族女子走進學堂、學習知識，並被社會所認同。二是在教學內容上，女子學校和醫校都採用近代較為先進的教學內容和方式，這對提高蒙古族婦女的知識素養，開拓其眼界起到很大的推動作用。三是女子學校教育，為蒙古族婦女在其後的近代化發展奠定了基礎。

最後，本文對滿洲國時期蒙古族女子學校教育進行研究，在學術界尚屬首例。但是，由於筆者個人能力所限，東蒙古地區女子學校教育研究不夠全面、系統，對《青旗》報

相關內容的分析與評價也不夠透徹、深入，有待日後做進一步的補充和完善。

附錄《青旗》報女子教育相關篇目

〈發刊詞〉，康德八年(1941) 1 月 6 日，第 1 號第 1 版。

〈南滿洲遊記〉，康德八年(1941) 1 月 6 日，第 1 號第 8 版。

〈喚醒蒙古姑娘〉，康德八年(1941) 1 月 13 日，第 2 號第 6 版。

〈以學校發展蒙古教育〉，康德八年(1941) 4 月 3 日，第 3 號第 2 版。

〈普及家庭教育〉，康德八年(1941) 4 月 7 日，第 4 號第 4 版。

〈興安女子高等學校學生正在努力學習〉、〈婦女的三從四德〉，康德八年(1941) 4 月 14 日，第 5 號第 3 版。

〈家庭幸福的七個法則〉、〈給婦女提出幾個問題〉、〈女子的首要任務是自身的健康〉，康德八年(1941) 4 月 14 日，第 5 號第 4 版。

〈改進家庭教育〉、〈蒙古族家庭以學習文化爲宗旨〉，康德八年(1941) 4 月 14 日，第 5 號第 6 版。

〈蒙古三個小女子考入日本女子高等學校〉，康德八年(1941) 4 月 21 日，第 6 號第 3 版。

〈家庭主婦的節約要從小做起〉、〈夫妻不和之原因〉、〈優秀後代的成長源於和諧的婚姻〉，康德八年(1941) 4 月 21 日，第 6 號第 4 版。

〈父母一定要注意孩子的家庭教育〉、〈評論家庭教育〉、〈論改善生活與婦女義務〉、〈蒙古族姑娘今後之覺悟〉、〈婦女教育〉，康德八年(1941) 4 月 21 日，第 6 號第 7 版。

〈不孝敬父母的媳婦的故事〉，康德八年(1941) 4 月 28 日，第 7 號第 5 版。

〈蒙古姑娘與教育〉、〈新道路上的蒙古族兒女〉，康德八年(1941) 4 月 28 日，第 7 號第 6 版。
〈如何選擇一個好媳婦〉，康德八年(1941) 5 月 10 日，第 8 號第 4 版。
〈作爲家庭主婦的主要職責〉，康德八年(1941) 5 月 10 日，第 8 號第 7 版。
〈不能遺棄自己民族的文字〉，康德八年(1941) 5 月 31 日，第 11 號第 6 版。
〈舊習下的婚姻，可憐的女子尋短見〉，康德八年(1941) 6 月 7 日，第 12 號第 6 版。
〈蒙古女子之歌〉，康德八年(1941) 6 月 21 日，第 14 號第 5 版。
〈家庭知識〉，康德八年(1941) 6 月 28 日，第 15 號第 4 版。
〈關於夫妻義務之思考〉，康德八年(1941) 6 月 28 日，第 15 號第 8 版。
〈因夫妻不和而輕生的少婦〉，康德八年(1941) 7 月 12 日，第 17 號第 3 版。
〈蒙古女子應重視之修養〉，康德八年(1941) 7 月 12 日，第 17 號第 4 版。
〈評論女性衛生〉、〈注意婦女衛生〉，康德八年(1941) 7 月 12 日，第 17 號第 6 版。
〈當今女性之覺醒〉，康德八年(1941) 7 月 12 日，第 17 號第 7 版。
〈新京蒙古族學生會〉、〈立功女生的堅毅意志〉，康德八年(1941) 7 月 19 日，第 18 號第 3 版。
〈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女性教育與優生〉、〈文盲之苦與女性的立場〉，康德八年(1941) 7 月 19 日，第 18 號第 4 版。

〈現今蒙古女性之覺悟〉、〈關於鍛鍊身體〉，康德八年(1941) 7 月 26 日，第 19 號第 4 版。

〈爲教育蒙古而建立女校〉，康德八年(1941) 8 月 9 日，第 21 號第 2 版。

〈關於興安北省女子赴哈爾濱學習〉、〈利用休息時間訪問青旗社〉，康德八年(1941) 8 月 16 日，第 22 號第 3 版。

〈新巴爾虎旗四名女生赴哈爾濱學習〉，康德八年(1941) 8 月 23 日，第 23 號第 3 版。

〈讀青旗之心得〉，康德八年(1941) 8 月 23 日，第 23 號第 4 版。

〈領悟時勢熱心女孩將入學〉，康德八年(1941) 8 月 30 日，第 24 號第 3 版。

〈女子體質影響後代的發育〉，康德八年(1941) 8 月 30 日，第 24 號第 4 版。

〈重視教育的策略〉、〈組織青年女子團〉，康德八年(1941) 9 月 6 日，第 25 號第 2 版。

〈經多次申請建立女子學校〉、〈庫倫旗蘇布日根塔拉艾力建立國民分校校舍已經建成〉、〈索倫部眼病〉，康德八年(1941) 9 月 6 日，第 25 號第 3 版。

〈婚姻之談〉，康德八年(1941) 9 月 6 日，第 25 號第 4 版。

〈允許喇嘛結婚是蒙古族興旺的標誌〉，康德八年(1941) 9 月 13 日，第 26 號第 1 版。

〈新巴爾虎旗四名女生赴哈爾濱學習〉，康德八年(1941) 9 月 20 日，第 27 號第 3 版。

〈改變婚姻舊習俗的願望〉，康德八年(1941) 9 月 27 日，第 28 號第 6 版。

〈女性修養〉，康德八年(1941) 10 月 4 日，第 29 號第 4 版。

〈青年女子之任務〉，康德八年(1941) 10 月 4 日，第 29 號第 7 版。
〈時局之我見〉，康德八年(1941) 10 月 18 日，第 31 號第 4 版。
〈早婚之危害〉，康德八年(1941) 10 月 18 日，第 31 號第 6 版。
〈趁年輕時要努力〉，康德八年(1941) 10 月 18 日，第 31 號第 8 版。
〈女性渴望的婚姻〉，康德八年(1941) 10 月 25 日，第 32 號第 4 版。
〈蒙古女子學校來年在王府成立〉，康德八年(1941) 11 月 1 日，第 33 號 3 版。
〈女性遵守的規範〉，〈家庭幸福源於夫妻和睦〉、〈納妾之危害〉、〈女子應遵守的規矩〉，康德八年(1941) 11 月 1 日，第 33 號第 4 版。
〈進步青年女子之功勞〉、〈普及衛生思想的展覽會〉，康德八年(1941) 11 月 8 日，第 34 號第 3 版。
〈觀看女子參軍照片之感想〉，康德八年(1941) 11 月 8 日，第 34 號第 7 版。
〈蒙日婦女研討會的召開〉，康德八年(1941) 11 月 15 日，第 35 號第 3 版。
〈關於妊娠反應〉、〈母親應掌握的教育孩子之十種方法〉、〈現今之蒙古女子〉，康德八年(1941) 11 月 22 日，第 36 號第 4 版。
〈女子之義務〉，康德八年(1941) 11 月 29 日，第 37 號第 6 版。
〈家庭衛生之我見〉、〈談孕婦衛生〉，康德八年(1941) 12 月 6 日，第 38 號第 4 版。
〈女子高等學校第三屆學生畢業〉，康德八年(1941) 12 月 13 日，

第 39 號第 2 版。

〈女學生爲將來做母親而學習〉、〈產婦之保健〉、〈婦女應明白之事〉，康德八年(1941) 12 月 13 日，第 39 號第 4 版。

〈女性應醒悟之事〉、〈蒙古姑娘應如何接受現代教育〉、〈產婦增加奶水量之辦法〉，康德八年(1941) 12 月 20 日，第 40 號第 4 版。

〈勤奮詩〉，康德九年(1942) 1 月 3 日，第 42 號第 7 版。

〈勇敢向上的蒙古女子與熱心家鄉領導的歡送〉、〈紀念照〉，康德九年(1942) 1 月 10 日，第 43 號第 3 版。

〈回報父母恩〉、〈家庭要和睦〉，康德九年(1942) 1 月 10 日，第 43 號第 6 版。

〈蒙古族護士培訓班招生簡章〉、〈護士培訓班須知〉，康德九年(1942) 1 月 17 日，第 44 號第 3 版。

〈維他命有利於女性成長〉、〈護士培訓班須知〉，康德九年(1942) 1 月 31 日，第 46 號第 4 版。

〈父母對兒女的教育〉、〈女性教育〉，康德九年(1942) 2 月 14 日，第 48 號第 4 版。

〈女性之義務〉，康德九年(1942) 3 月 1 日，第 50 號第 4 版。

〈母親教育女兒〉，康德九年(1942) 3 月 28 日，第 54 號第 6 版。

〈不孕不育的原因〉、〈農村婦女如何料理家務〉、〈子女教育與家庭〉，康德九年(1942) 3 月 28 日，第 54 號第 4 版。

〈女子留學將成爲學習的榜樣〉，康德九年(1942) 4 月 4 日，第 55 號第 3 版。

〈笑話〉，康德九年(1942) 3 月 14 日，第 52 號第 5 版。

〈關於日滿親近關係〉，康德九年(1942) 4 月 11 日，第 56 號第 7 版。

〈女性在軍營的義務勞動〉，康德九年(1942) 6 月 13 日，第 65 號第 2 版。
〈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婚姻之我見〉、〈要注意婦女衛生〉，康德九年(1942) 6 月 13 日，第 65 號第 4 版。
〈重視女性文化〉、〈婦女教育〉，康德九年(1942) 6 月 13 日，第 65 號第 6 版。
〈婦女講習所〉，康德九年(1942) 6 月 20 日，第 66 號第 3 版。
〈畜牧業的發展依靠婦女的努力〉，康德九年(1942) 6 月 20 日，第 66 號第 5 版。
〈蒙古族看護士培訓與生活〉，康德九年(1942) 7 月 11 日，第 69 號第 3 版。
〈赴日本留學〉，康德九年(1942) 8 月 8 日，第 73 號第 3 版。
〈三旗所在地設立厚生助產所〉，康德九年(1942) 8 月 15 日，第 74 號第 3 版。
〈又增加了一個高等學校，現今的女子不去學習嗎〉，康德九年(1942) 9 月 23 日，第 78 號第 3 版。
〈產婦要注意飲食〉，康德九年(1942) 9 月 23 日，第 78 號第 4 版。
〈孕期注意事項〉、〈知識女性的重任〉、〈用血液辨認父母〉、〈淋疾〉，康德九年(1942) 10 月 3 日，第 79 號第 4 版。
〈第三個蒙古女子高等學校的建立〉，康德九年(1942) 10 月 13 日，第 80 號第 3 版。
〈夫妻之道〉、〈不能娶了媳婦忘了娘〉、〈婚姻中賢妻良母之十個要素〉，康德九年(1942) 10 月 13 日，第 80 號第 4 版。
〈別友記〉、〈秋天的日記〉，康德九年(1942) 11 月 3 日，第 82 號第 6 版。

〈培養蒙古醫師的興安醫學院成立〉，康德九年(1942) 11 月 23 日，第 84 號第 3 版。
〈札蘭屯女子高等學校開學典禮〉，康德十年(1943) 4 月 3 日，第 97 號第 2 版。
〈女子學校於依克伯興成立〉，康德十年(1943) 5 月 13 日，第 101 號第 3 版。
〈呼倫貝爾女子學校正在蓬勃發展〉，康德十年(1943) 9 月 23 日，第 114 號第 2 版。
〈青年之義務〉，康德十年(1943) 11 月 3 日，第 118 號第 4 版。
〈關於興安總省護士與助產士考試〉，康德十年(1943) 12 月 13 日，第 122 號第 2 版。
〈首期蒙古族護士班〉，康德十一年(1944) 1 月 3 日，第 124 號第 4 版。
〈通遼護士學生們的努力〉，康德十一年(1944) 4 月 13 日，第 134 號第 3 版。
〈獎勵孝子烈女〉，康德十二年(1945) 1 月 3 日，第 160 號第 4 版。
〈婚姻之目的〉，康德十二年(1945) 1 月 13 日，第 161 號第 4 版。
〈尊重母親〉、〈母親的力量〉、〈孝道〉、〈孝歌〉、〈養而不教〉、〈可惜的兩個姑娘・1〉，康德十二年(1945) 1 月 23 日，第 162 號第 4 版。
〈月夜〉、〈可惜的兩個姑娘・2〉，康德十二年(1945) 2 月 3 日，第 163 號第 4 版。
〈在草原上建立了女子學校〉，康德十二年(1945) 3 月 23 日，第 168 號第 3 版。

〈思故鄉〉，康德十二年(1945) 5 月 23 日，第 173 號第 4 版。
〈清晨〉、〈致努力學習的農村牧區姐妹們的一封信〉，康德十二年(1945) 6 月 13 日，第 175 號第 3 版。
〈勞動婦女增產會〉，康德十二年(1945) 7 月 3 日，第 177 號第 2 版。
〈女子學校成立儀式〉，康德十二年(1945) 7 月 23 日，第 178 號第 2 版。